

这是一部描述严酷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

海上风暴

In the Sea Storm

邓 帅 著
Dengshuai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这是一部描述严酷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

海上风暴

In the Sea Storm

邓帅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上风暴

邓帅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-7-5360-5110-2

I. 海... II. 邓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2057 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 李加联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封面设计: 罗子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 1 插页

字 数 16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3,000 册

定 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天热极了！小灰狗白克趴在窝里吐个软绵绵的大长舌头，还流着哈喇子呢。

“新峰！”父亲手拍桌子说，“送肉去！”

“晚点？”

“屁！”

“就去？”

“滚！”

新峰奉了老爸的命，端一小碗鸡肉炖粉皮跑了出去。狗儿在他后面舔了舔舌头，还哼哼了几声。哟，天可真热啊，太阳下火了！新峰跑出去不远，立马意识到自己该穿鞋子，但是不管了，回去总不是件好事，他啊，怕他爸，懒得见他。沙子，烫！他跑两步一蹦，嘴里嘀咕着：“操他老娘，这热呢！”他又一蹦，跳进了房前小河，温乎水，沙子底儿，水清见鱼游呢，哈，凉快！他回头看看他家那小房，一撅嘴，从碗里扯了个鸡屁股，往嘴里一丢，好吃！两步趟过水，开摩托一样地跑了。

“爷，鸡！”他把碗放在炕沿上，“俺爸说你趁热吃好。”



他爷没理他。一仰脖，喝了一盅二锅头。他奶，坐在桌子旁边收拾破烂，也没理他。新峰着急地立在炕沿边，脑袋刚好和炕一般高。他急啊，还得回家吃肉呢！

“爷，俺妈要碗。”

老头一瞪眼，一摔筷，没看他孙子，对老伴吼道：

“你娘个操的，给孩子倒碗！”

老伴没理他，老头顺手端起碗往黑乎乎的盘子里一扣：

“走吧！”

“不像个东西样，拿来！”

新峰就把碗递给奶奶问：

“干啥？”

他爷说：

“舔！”

新峰心里着急，他还没吃鸡呢！等奶奶用一根手指头刮了刮碗底放到嘴里咂一咂，又伸舌头舔完碗底，才把碗扔到炕边，没想，掉到地下了，幸好，土地，没碎。

新峰拾起碗从后门跑了。

回来的时候，他绕过一条拦路的蛇，又绕过一头饮水的老黄牛，在自己家河边看见仨老娘们，坐在涩石头上捶洗衣服，其中一个边搓边抬头问：

“新峰，给你爷送啥好吃的啦？”

“没好吃的。”他趟过水说。

“那你跑啥？”

“沙子烫！”

“那你干啥拿个碗？”

“玩!”新峰跑了两步又转过头叮咛着说,“我家没好吃的,你们可别去啊。”

那帮妇女听了这话都哈哈地仰头笑了起来,说马上就要到他家混饭吃呢!新峰急了,蹦个高往家跑!

“呀!”他吓了一跳!

“别怕,我不打你。”

一个邋里邋遢的老爷们晃晃悠悠正对他走过来,这天啊,他还穿着破棉袄呢!手里拎个细细长长的小木棍,走路来直摇头。过去,他妈对他说了,你再不听话,就让牛傻子给你背走!他问老妈,那傻子是干啥的?老妈说,抓小孩的!抓小孩干啥?吃!他咋叫牛傻子?他姓牛!那他咋不吃了我爸?他妈一巴掌盖在他头上,招雷劈的货!牛傻子下次就来抓你,把你吃了!

新峰害怕了,他看着雄雄壮壮的牛傻子笑呵呵地朝他走过来,还拿着小棍呢!

“我家有大狗!”新峰后退着说,“放出来咬你!”

傻子瓮声瓮气地说:

“我不要狗,要饭。”

新峰调头就跑,来到河边,趴在玲子阿姨的肩膀上:

“送我回家,有……”他贴着她的耳边说,“有鸡你吃呢!”

“呵呵,不吃。”

“吃!”新峰哭泣着说,“快,我要家去,姨——”

“要饭!”牛傻子在他身后猛一叫,“饭!”

新峰一转身,那傻子竟然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,太阳



在他脑后放光，就好像他脑袋本身就会发光似的。新峰一惊，身体一晃，就掉河里了。大家这才明白过来，又是一片哈哈大笑。新峰爬上岸边，哇哇直哭。他这时也不怕那傻子了，一边抹眼泪一边往回走，嘴里大声哭叫着要放狗狗，他爸出来大唤：

“新峰！”

他拔腿就跑，被草一拌，倒了，爬起来，跑着说：

“牛傻子要吃我啦！爸！爸啊！”他趑趄地跑，咿呀地喊着，“牛傻子要吃我啦！爸！爸啊！”

大家又是一顿笑。来到院落，姐姐和母亲端洗衣盆往外走，新峰搂着母亲的大腿，鼻涕眼泪泉眼样地往下流，他哭叫着说：

“那傻子在等我啊！那傻子啊！妈，放狗狗啊，放狗狗啊，咬他啊，咬他啊！哇哇……哇哇……”

他老子朝他屁股就是一脚，新峰哭得更加挣命了。他仰起头，哽咽着说：

“他吃你啊！他吃你啊！让他吃你啊！”

他老子又是一脚，他索性坐在院中央哭，小腿直蹬，小胳膊直甩，沙子立马起了一片灰，到处飞。

“混账玩意！”母亲骂丈夫，“打他干什么？”

“玩！”父亲瞪眼睛说，“大逼汉子就知道哭，长大了还怎么养你老子！”

他姐新霞瞅了老弟一眼，对爸爸说：

“他完蛋，我可不。”

母女走出院子，来到小河旁，又与那些妇女哗然笑了

起来。那傻子还坐在那里，大家都愿意逗傻子玩笑，那傻子实际上也并不傻到哪里去，他字写得好，读文章比谁都流利，是一个比一般人文凭还高的人，他知道自己叫牛细军，也知道自己家住何处，甚至知道父母是怎样去世的。但是，他傻是读书读愚了，也是气的，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。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不但考上大学，在部队担任军官，还家财万贯呢！而他年少时，父母离异后均死于非命，他在孤独的痛苦中给人家打临时工挣钱念书，在船上吃生虾生鱼，回家读书学习，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，每周赶在周六周日出两天海，挣到的钱比较可观，后来邻里乡亲见这孩子怪可怜见儿的，就施舍给他饭，这样，他就更加用功学习，可最后还是差两分考上大学，他那天晚上回来，第二天便悄无声息地傻了。有人说，他过去那样要强是被他哥哥给比的，他啊，人才！现在，傻子一个！那历史便成为了乡邻间流传的佳话。

由于他只在沿海地区流浪乞讨，很多家长都愿意用他来威胁自己的孩子，就和新峰他妈那样，这样还很管用呢。只要见到他，孩子们便一溜烟跑回家插上门闩，趴在窗户上看看他到底能上谁家。

新峰牵着小板凳狗白克虎视眈眈地跑过来报仇，他见那傻子坐在河边与母亲她们聊天，于是他就匍匐在壕沟里埋伏，可那好不容易才能出来一遭的狗儿可不干，拖着他只往外跑，绳子都拉直了，可新峰一拽，那狗儿栽倒了又接着拉他，四肢蹄子直扒土，新峰可急了，他怕打草惊蛇呢，把狗狗拉到身边搂住，可没成想，项圈被扯掉了！



新峰一惊，调头跑回家。

见前街妹妹郑秀秀已经坐在他家窗台上搂着个大花猫呢，他大声叫道：

“你啥时候来的？我怎么没见啊？”

秀秀跳下地，猫跑了，她追。新峰一脚踢去，猫“喵”地惨叫一声，翻了个筋斗。秀秀这才拽住它的尾巴重又抱在怀里：

“猫猫抓耗耗！”

“咱俩玩去！”

“不，我和猫猫玩。”

“那猫我家的，不和我玩不给你抱！”

“走，玩去。”

新峰怕那傻子，就和秀秀来到房西头那条小河旁。在这里，蝴蝶和蜻蜓到处飞舞，岸边开满了黄色的小野花，河边长了一溜婀娜垂柳，枝条耷拉到水里，河水清凉，能看见小鱼和在水底爬行的小螃蟹，秀秀坐在柳阴下的青草坪上抚摩大花猫，新峰挽起八分裤的裤腿说：

“我要下河抓蟹蟹啦。”

“我要草帽帽！”秀秀不依地叫嚷着。

“蟹蟹能吃！”

“草帽凉快！”

“我就要抓蟹蟹！”他便往水里一跳。

“我走！”秀秀噌地站了起来。

“我编草帽，不抓蟹蟹！”新峰跑上岸边。

秀秀又坐了下来，继续抚摩大花猫。

新峰站在柳树下，挑细柳枝从中间掐断，他不费劲就找了很多带嫩叶的条子，坐在秀秀旁边，先把一根柳条首尾缠绕，围成一圈，再把一条柳枝缠上去，圈子就粗了点，他往秀秀头上一扣，稍微大点，他就又把两根条子绕了上去，一扣，正好，柳叶搭在前额，露出额前的一小撮刘海儿，她倒像个天使了。

他又给自己编了个，也扣在脑门上，就舒服地抱头躺了下去。

这时，老牛拉破车的声音吱哟传来，老大正赶着牛车要上东山拔苗呢。他坐在牛车的左边驾辕上，安闲地叼个大烟袋，另一只手悠然自得地甩两下鞭子，牙咬烟嘴，嘴唇扇动着：

“吁——吁——驾——驾——哦——哦——”

老黄牛走路直晃头，一脸的疲惫相。尾巴不停地抽打落在它屁股上的蚊蝇。它戴着铁丝桶口罩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往下掉眼泪，嘴都快挨着地面了。车不颠簸，很安静，就是慢得出奇，比老太太走路还慢，可老大却不在乎，只管体谅着牛的辛劳，就和牛也配合着他的磨蹭一样，哥俩！

“呵呵，你大伯。”秀秀嬉笑着说。

“啊？”新峰坐起来说，“我大伯。”

“他是个老蔫吧？”

“他一鞭子就能抽死兔子！”

“谁信？”

“我妈说的。”

“撒谎。”



“没！那兔儿给我吃了。”

“不信。”

“不信拉倒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鞭子一响，他俩一转头，正看见老大张开双臂，又猛甩了第二鞭子，三只大鹌鹑应声栽倒一只。

“大鸟！”他俩惊叫，一同跑了过去。

秀秀怀里的猫猫是顾不上了，早爬上柳树后面的大杨树了。

“吁——”大伯勒住绳子，牛车停了。

“鸟呢？”新峰问。

“找找呗。”老大把烟袋往牛车沿上一磕，憨厚地笑着说，“我刚才就看见你们俩在那里来着的，果然没错。”

“呀，它还动！”新峰指着那只大鸟颤动的翅膀叫道。

可大伯却不急不慢地跳下车走过来，用脚朝大鸟脑袋一踩，顺便还碾了一下，于是他腆着个大啤酒肚子憨厚地笑道：

“死啦！”

新峰拎起一只翅膀：

“好重。”

“我也看看。”秀秀说。

“你还是拉倒吧！”新峰后退一步说，“它确实不轻，还有气呢。”

“我上次对你说的那个你想出来了没有？”大伯背手站在他面前问，那大肚子都和气球一样，显得他的脑袋很靠

后。

“啥?”

“你忘了?”

“忘了。”新峰一只手放在嘴边习惯性地咬咬，“你再告诉我吧。”

老大缓慢地咬文嚼字地说道：

“先生先死，先死先生。”

“没想出来。”

老大仰起头哈哈大笑。把他俩笑得都有些发呆了。老大朝路旁的林带沟走过去，他用脚一踢，又一个大鹌鹑被他踢到了牛车旁边，他缓慢地走过来：

“这是啥?”

“呀!”

“俩!”

两个孩子惊叫起来。老大又是一阵大笑，便把屁股挪到车上，甩了下鞭子：“哦——吁——哦——驾!”走开了。

而新峰和秀秀正提了大鸟往回走呢，秀秀说：

“拢火一烧，香香的。”

“没错，拢火一烧，香香的。”

他俩一齐来到街口，张罗了起来。

而在那条小河的上游，只见牛傻子正在河的这岸跳到那岸，又从那岸跳到这岸，反复了几次，他终于在空中一挥，抓住了高高跃起的青蛙，然后朝地下猛地一摔，就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。每天，他在这条三米宽的小河里能够抓到很多青蛙，摔死后把皮一拔，把雪白的大腿从青蛙



10

腰间拧下来烧了吃，虽说有点残忍，但这种事情在乡下可谓司空见惯呢。

二

太阳刚出来，小草身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。两只黄鹂在新峰家房西头的大杨树上唱歌，声音婉转，美极了。

新峰家房前是一片野草原，草原前面是一趟古老的房舍，居住着朴实的农民，他们家把它称作前街。前街那趟房子的西面有一条马路，连接这一带交通。新峰家房后是一片杨树林，杨树林后面是辽阔的大海，有时候，坐在家里还可以听见海潮的声音呢。他家房东头是树林，树林那面是山，山上种着庄稼，山下面的海岸上是金黄色的沙滩，那里的沙子下面有很多花蛤蜊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过去挖蛤蜊，可后来那地方被人给包下来了，也就不再有人敢去了。

可以说，这一带的住家几乎都愿意在小树林里安家落户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倒是没有什么约定，但产生了共鸣。新峰家东南脊，也是一个稀稀疏疏的小村庄，完全被杨树密不透风地包围起来，并且，到处都是沙包子，走起路来脚下软绵绵的，这村庄称之为小刘屯。从那里数，靠他家最近的那家住户，里面住着一对老两口，还有一对小两口，



男主人嘴巴长得大而且翘，也就有了外名大嘴巴子。

玫瑰色的晨光染红天边，向大地投下暖媚的光彩。一支优美的口哨婉转地在天空中飘荡，与林中鸟儿的歌唱浑然相连。甚至传来了孩子爽朗的欢笑。

新峰家靠父亲出海过活，今儿出朝流，天还没放亮，他就喝了俩鸡蛋水，上班去了。

这个时候，太阳从大山上面放出淡淡的光彩，一点儿也不耀眼。新峰从姐姐的被窝里爬起来，来到院子，母亲正在喂猪，姐姐拎着比自己还高一个脑袋的竹扫帚扫院子。空气好极了。他跑到房前的小河边，捧了把清凉的河水泼在自己的脸上。真舒服。他坐在平日别人洗衣服坐的那块苍紫色的大石头上，以河为镜，看着自己发笑。他愿意这样，已经成习惯了。

他看见河对岸有一个小姑娘，便站起来问：

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新峰揉了揉眼睛，“这样早。”

那个小姑娘很可爱，穿一套红衣服，和新峰差不多大，扎俩小牛角辫，真难想象乡下的孩子会生得这样美好。可新峰却认识她似的恍然笑了起来，就跑到她身边，拉了她的小手：

“咱俩经常玩的，我记得。”

那小姑娘只是笑，却什么也不说。一双娇小的脚儿几乎隐没在绿色的杂草里。晨光结束在天空，阳光开始耀眼，伴随着最后一声鸡鸣，白昼开始了。

然而，公鸡的长鸣刚落，那小姑娘不见了，新峰一急，高喊：

“妹妹！”便看见河里翻腾着一条鲜艳的红鲤鱼，他刚要下水，却被母亲拉住了，“我……”

“吃饭！”母亲叫道。

新峰睁开眼睛，却依然躺在炕上的被窝里，便微微笑了起来，才知道自己又做梦了，还是梦见那个小姑娘，他后来经常到河边洗脸便是由做这个梦开始的。

大嘴巴子是这一带最有名气的人，他年轻的时候可就臭名昭著了，可谓是家家户户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就连孩子骂人的时候都愿意说：你简直就是个大嘴巴子！这其中的奥妙是这样的，大嘴巴子当初年轻气盛，可就长相粗陋，他老子给他盖上了新房也招不到好女人做老婆，他心火攻心，难以自制，就趁海边黄花闺女银诱到这片杨树林子里头拾草的时候，把她按倒在林带沟里给奸污了。他还威胁银诱不要声张，要不然就把她在一天里强奸一百次！银诱姓王，但是人们并不叫她王银诱了，而是把王字去掉，前面加了个傻字。银诱一提裤子，流着眼泪往家跑，头上，身上，均带着草叶。裤子没提好，还掉了下来，露出两片大灯楼似的腴瓜片，她回过头看他，大嘴巴子便像丈夫似的摆摆手，她提上裤子就继续跑。

大嘴巴子也许尝试到了干那事的快乐，于是就经常在自己家房后那片小树林里转悠，实在是溜达累了，便坐在树根下歇息，然后就继续顺着林带沟里溜，一等不来，二等不来，他便感到了无法自制的无聊和寂寞，就打起了忧伤的口哨，乡亲邻里都赞扬他口哨打得好，但是大家却不知道，这口哨里隐没着一个痴心男人对那个傻女人怎样的



思念。

这天，他一跺脚，穿过树林沿了小河快步来到海边，但是他不敢到她家里去找她，只是大老远探头探脑地窥摸着。

银诱自从经历了那事后，根本就不敢再去那片小树林了，她只是在家里头喂鸡，到海边拣海蜇，和她那对得起她长相的未婚夫哑巴眉目传情，可家里没草烧了，他爹叫她到东山去拾草，她偏拿着铁锨到西山去挖茅草根，为这事，她老子还打了她俩耳光子，但是她却跑到未婚夫那里告状，哑巴气愤地跑过来，咣当推开门，挥手就给他未来老丈人一个耳光，老头一气，瞪着眼睛问：

“兔崽子！你敢打我？”

他女儿的未婚夫嘴里呜呜哇哇地嘟囔着，手在胸前夸张而灵活的比划着，老头看过后大气：

“他妈的，你敢告老子的状，让这个野汉子来打我？”他跳起来，胳膊照女儿脑袋抡过去，“我让你告状！”

银诱一个趔趄栽倒在地，后又倏地爬起来躲在她男人身后，呀呀地哭叫着，老头就握了闺女的手拖她出来，可出海扛活的未来女婿更是惊愕，他一把抓住老头子的手腕一使劲，让他老人家也摔了个趔趄，便拉银诱出门了。过后十几日，她才回来。从此，她老子是再也不敢管她了，就等着选个吉祥的日子把银诱嫁给哑巴女婿，一了百了。

大嘴巴子从上午就一直在海边溜达着，到了晚上，他在海边看见银诱她爹划舢板出海去了，便知道他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才能回来，他就跳起来跑开了，在街口又逛了好